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朱贞木卷

飞天神龙

(三部曲)

炼魂谷
艳魔岛

朱贞木◎著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朱贞木卷
飞天神龙
艳魔岛
炼魂谷





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朱贞木卷

飞天神龙

朱贞木◎著



(三部曲)

艳魔岛 炼魂谷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飞天神龙 / 朱贞木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7. 1

(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·朱贞木卷)

ISBN 978 - 7 - 5034 - 8346 - 2

I. ①飞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小说集 - 中
国 - 现代 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56602 号

整 理: 顾 臻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20 字数: 287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朱贞木和他的武侠小说(代序)

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是大陆武侠小说创作的一个黄金时期，名家辈出，佳作如潮，领军人物就是学术界称为“北派五大家”的还珠楼主、白羽、王度庐、郑证因和朱贞木。朱贞木虽然敬陪末座，但他拥有一个响亮的头衔——“新派武侠小说之祖”！

朱贞木，本名朱式颢（一说名楨元，字式颢），1895年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官宦人家。他自幼在家读私塾，喜爱诗赋和绘画，也喜爱文学，后来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，据说当地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大学文学系。1928年经人介绍进入天津电话局做文书工作，后来升任文书主任。1934年将家属接来天津，从此定居于此。1937年七七事变后，朱贞木继续留在电话局供职。天津报界名宿吴云心先生曾回忆说，朱贞木因此在抗战胜利后被解职，曾在天津小白楼开过餐馆，不过此事未找到直接的佐证材料。根据最新发现的零星资料，他因不愿受日本人的气，于1940年就自动从电话局离职，在家闲居，作画治印之余，开始创作武侠小说，偶尔也写点文章。至于1949年天津解放后的情况，仅知道他曾经参加过戏剧方面的工作，编过舞台剧（话剧），大约于1955年冬天因病去世。

朱贞木在天津电话局供职期间，与还珠楼主李寿民同事。还珠楼主哲嗣李观鼎先生对笔者说，幼时在北京家中见到过来访的朱贞木，身材瘦削，双目有神。他记得父亲和朱贞木一聊就是一整天，说到激动处，互用手指比画，显见两人关系相当好。

朱贞木的武侠小说创作大约始于1934年8月，他在《天津平报》上开始连载处女作《铁板铜琵琶》。张贛生先生认为是因见还珠楼主在《天风报》发表《蜀山剑侠传》一举成名，朱氏见猎心喜而作，以两人密切关系而论，确有可能。《铁板铜琵琶》究竟连载多久、是否连载完毕暂时无法得知，或许有两年之久。大约在1936年9月，《天津平报》上又开始连载朱贞木的另一部武侠小说《马鹞子传》。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后，《天津平报》不肯附逆，自动停刊，该书也就停止连载。

1940年10月天津大昌书局结集出版《铁板铜琵琶》第一集，并自第二集起改名《虎啸龙吟》，并一直沿用至今。1942年11月，天津合作出版社出版了《龙冈豹隐记》，该书的前面部分就是只连载年余的《马鹞子传》，可谓是在续写该书。不过《龙冈豹隐记》也并未写完，据作者自叙写到第五集就搁笔了，也没有提到原因，不过笔者所见现存最后一部是第六集。后来在书商和读者的要求下，朱贞木以该书未完结的后半部分加上手头已有资料，写成一部故事完整的《蛮窟风云》并出版。另外，1943年9月的《369画报》中提到他还有一部小说《碧血青林》，却一直未见出版，但是1949年前后出版的《闯王外传》序言中提及本书原名《碧血青磷》，或许就是此书。

抗战胜利后至五十年代初这段时间，武侠小说的出版迎来一个短暂的新高潮，朱贞木的小说出版了不少，如流传极广的《罗刹夫人》、《飞天神龙》《艳魔岛》《炼魂谷》三部曲、《龙冈女侠》、《七杀碑》、《塔儿冈》、《闯王外传》、《郁金香》等，是日据沦陷期间的几倍，其中既有武侠小说，也有社会小说，还有历史小说，仅见之于广告未曾见诸出版的小说尚有数种。

根据手头搜集到的原刊本和相关资料，剔除同书异名者，从1934年至1951年，各种体裁的朱贞木小说一共出版了十九种，仅见广告未见出版者四种，具体内容可参阅本作品集后所附《朱贞木小说年表》。另外有一部《翼王传》乃是上海著名越剧编剧苏雪庵所作，他借朱贞木之名出版，朱

贞木为此还写了一篇不短的序言。

朱贞木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，张贛生、叶洪生、徐斯年等专家学者对此早有精彩论述，笔者不打算再抄一遍，只根据个人的阅读体验，谈一谈朱贞木小说的特色。

看小说本身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，古人雪夜闭门读禁书，乃是读书人特有的一乐，其实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消遣，武侠小说尤其合适做这样的消遣，而好看的故事则是消遣的核心。

朱贞木的小说构思精妙，叙述生动，引人入胜。如《蛮窟风云》，从沐天澜误饮金鳝血意外昏迷不醒开始，引出瞽目阎罗救人收徒、金翅鹏的出场以及被龙土司纳入麾下，而跟着红孩儿的出场，解释了瞽目阎罗的来历以及与飞天狐结怨的经过，又为后文狮王、飞天狐侵入沐王府，瞽目阎罗舍身血战等高潮部分做了铺垫。又如《庶人剑》，陕西山村中，一对拳师夫妇失踪多年突然归来，教徒自娱晚景。他们意外收了一个来历不明的上门徒弟，不久就遇到多年前的仇敌上门寻仇，老拳师怀疑这个徒弟，结果误中圈套，幸亏这个徒弟忠心为师门，救下了老拳师父子，而仇敌五虎旗之来，则源自老拳师夫妇二人当年离家，与师兄弟一起走镖，技震江湖时期。朱贞木以倒叙的笔法，娓娓道来，他在平实流畅的叙事中，营造出一种氛围，创造出一种情趣，故事本身环环相扣，紧凑严密，令读者不知不觉陷入其中，欲罢不能。他的名作《七杀碑》，二十多年前笔者真是一口气从头读到尾的。邓友梅先生在《闲居琐记》中，记录了著名作家赵树理先生指着《七杀碑》对他说的话：“……写法上有本事，识字的老百姓爱读，不识字的爱听。学学他们笔下的功夫……”由此可见朱贞木讲故事的水平有多高了。

若要把故事讲得“识字的老百姓爱读”，只有凭语言的功力了。朱贞木接受过私塾和学堂两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长期教育，其学历在武侠小说作者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。他的青少年时代又是在富庶的浙江绍兴度过的，他肯定接触过当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、新文学书籍以及翻译的西方小说作

品。他的武侠小说处女作《铁板铜琶录》遵守中国章回小说的传统，采用对仗的回目，在描绘风景时更是不自觉地经常使用赋体，轻松自如，毫不佶屈聱牙，可见其古典文学素养深厚。自第二部《龙冈豹隐记》开始，包括之后的所有作品，他却都摒弃传统章回，章节名称全部采用“血战”“李紫霄与小虎儿”“金翅鹏拆字起风波”等名词、词组或短句，长短不拘，新鲜灵活。这一革新更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大部分香港、台湾武侠小说作家写作的滥觞。他在武侠小说中有时还使用当时流行的新名词如“观念”“计划”“意识”等，然而用得自然爽利，反映出了一些语言跟随时代而来的变化。

严家炎先生在《金庸小说论稿》中说：“在小说语言上，金庸吸取新文学的某些长处，却又力避不少新文学作品语言的‘恶性欧化’之弊。他扎根于本土传统文学中，较多承继了宋元以来传统白话文乃至浅近文言的特点，形成了一个新鲜活泼、干净利索、富有表现力、相当优美而又亲切自然的语言宝库。”这些评价用在朱贞木——金庸的浙江同乡前辈身上，同样十分贴切。

追求自由恋爱是“五四”以来各种文学体裁的共同主题，武侠小说自然没有落后于这股时代潮流。在《蛮窟风云》《罗刹夫人》《飞天神龙》等朱贞木小说中，主要男女人物积极主动地寻找、追求自己的爱情，尤其是女性人物，一反全凭媒妁之言的传统，大胆示爱对方，甚至私奔、野合。朱贞木有时还通过小说人物之口，表达他对于“情”字的解读，可以说，所有这一切都间接反映了五四运动之后反封建传统、反道学的社会流行风气。其实，在朱贞木前后期的很多武侠作品中，女主角的地位已经大大提高，也出现不少以女性为主人公的作品，如顾明道《荒江女侠》、王度庐《卧虎藏龙》等，即使在还珠楼主的《蜀山剑侠传》中，女剑仙、女剑客也扮演了主要角色。只是多数作家虽然突出了女性的自主与独立，突出她们的纵横江湖，但在描写男女爱情上着墨不多、不细致，而在这个方面，朱贞木就显得比较突出。

他把恋爱中男女的哭、笑、逗、闹等言语和肢体动作描写得栩栩如生，淋漓尽致，而对于堕入情网中男女间的对话，更是绘声绘色，就连男女之间的武功切磋，有时也“写得花枝招展，脉脉含情”，表现了有情男女之间那种若隐若现、欲拒还迎的情致与趣味。有时他则用热辣辣的语言展现女性对于爱的向往，比如《罗刹夫人》中的罗刹夫人，《七杀碑》中的三姑娘、毛红萼，《飞天神龙》中的李三姑等等，这一特点被后起的香港、台湾武侠名家如金庸、卧龙生、诸葛青云、司马翎等人继承并发扬光大，同时穷追男主人公的侠女达数人之多，叶洪生先生称之为“数女倒追男”模式。相比之下，以“侠情”特色名传后世的王度庐，笔下恋爱男女的表现反而显得含蓄、收敛和传统。

至于男主人公的表现，除了在房梁上刻下“英雄肝胆，儿女心肠”的杨展，多数没有女性角色那么生动而有活力，《罗刹夫人》中的沐天澜竟然一副小男人的娇样儿，喜欢拜倒在两位罗刹姐姐的石榴裙下，仿佛有些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的某些味道。

说来有趣，被划入蝴蝶鸳鸯派的顾明道笔下没有这样娘娘腔的男主角，王度庐笔下有些优柔寡断的李慕白也仍是男子汉一个，其他如更早的平江不肖生、赵焕亭和同期的白羽、郑证因等人，都不弹此调，因此武侠小说中“娇男型”男主人公大概可以算得上是朱贞木的首创了。

对于爱情的结局，虽然同时期的王度庐偏重悲剧，但朱贞木还是和大多数武侠作家一样，选择了喜剧。大团圆的喜剧结尾对读者的感染力自然不如悲剧来得深刻，但在剧烈变动的时世中，对于经常听说和目睹人间惨事而无能为力的一般读者来说，也多少算得上一点安慰，多少能保留一点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与期待，多少能暂时得到些许快乐与心情的放松！

小说作者迎合一般读者的需要，本是无可厚非的，而朱贞木这么做，却并不是“为稻粱谋”的需要。1943年9月出版的《369画报》第23卷第1期刊登了《天津武侠小说作家朱贞木》一文，作者毅弘在文中写道：“朱贞木先生并不指着卖文吃饭，他不过是闲着没事，作一点解闷而已，

在写武侠小说的作家说，朱贞木先生是一位杰出人才，独树一帜，另辟蹊径，所以将来的成功，殊不可限量。”

可见，朱贞木写武侠小说虽是为了解闷和消遣，却也不肯胡乱涂抹，而是要有真正的消遣价值！

他在处女作《铁板铜琶录》的序言中感慨小说的出版有量而乏质，原因则是社会不景气，认真作品没有销路，大家都要有口饭吃，于是就“卑之无甚高论”了。他又写道：“在下这篇东西，本来用语体记述了许多故老传闻，私乘秘记的异闻逸事，借以遣闷罢了。后来因为这许多异闻逸事确系同一时代的掌故，也没有人注意过，而且看见小说界的作品，风起云涌，好像作小说容易到万分，眨眨眼就出了绵绵数万言，不觉眼热心痒起来，重新把它整理一下，变成一篇不长不短、不新不旧的小说，究竟有没有违背时代的潮流，同那个小说界的金科玉律，也只好不去管他，俺行俺素了。”

朱贞木显然十分清楚小说的真正要求是什么，客观环境所限，走消遣的路子罢了。即便如此，他也并不是向壁虚构，胡乱编些故事应付读者，而是有所依据的。他这样认真地选择和使用材料，显然是有成绩的，他的第二部作品《龙冈豹隐记》序言中是这样说的：“前以旧作《虎啸龙吟》说部，灾及枣梨，颇承读者赞许，实深惭汗，且有致函下走：以前书仅只六集，微嫌短促，希望撰述续集为言。……稗官野史，无关宏旨，酒后茶余，聊资消遣。下走亦以撰述说部为消遣。以下走消遣之笔墨，转供读者之消遣，消遣之途不一，消遣之理相同。然真能达到读者消遣目的与否，则须视内容之故事是否新颖，文字之组织是否通畅为衡。以各种说部风起云涌之今日，而欲求一有消遣真价值之作，亦非易易。”

待到数年后的《罗刹夫人》出版时，他对武侠小说创作题材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思考，他在该书附白中指出，武侠小说有两弊，一是过于神奇，流于荒诞不经；一是耽于江湖争斗，一味江湖仇杀。他希望《罗刹夫人》一书可以为读者换换口味。他确实做到了，该书影响范围之

大、时间之长是他根本想不到的。

朱贞木虽然屡屡强调自己写小说只是消遣，但他身处一个战乱频仍的大时代，又从家乡绍兴北迁天津，个人际遇的变化、人生的起伏都会多多少少在作品中有所流露。他的小说题材不少出自明末清初的笔记，为何选择在那样一个动荡的、变乱的时代发生的故事和人物，背后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。在《龙冈豹隐记》等书中，轻松和趣味之外，作者自身感受的某种无奈时有体现——身处乱世的人们，无论高人愚氓，何处可以求得安定的生活！

随着1949年1月天津的解放，这种对于时势的困惑与无奈就消失了。朱贞木在这年7月出版的《七杀碑》第二集结尾处写道：“烽烟未戢，南北邠阻，渴盼解放，当再振笔。”“解放”二字表明了他当时的政治态度，也表明了他对于新时代的期盼。于是，在全国解放后，朱贞木主动学习新的文艺理论，尽力掌握新的文艺观点，并尝试运用在新的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创作中。《铁汉》就是他的一次努力：一个侠士挺身而出，牺牲自己，意欲拯救无辜百姓，免遭官军的蹂躏。在《庶人剑》的序言中，朱贞木已经认识到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狭隘与局限，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之可贵，他写道：“‘老百姓的剑’是用钢铁一般的意志铸就的，无形的，锋利得无可比喻的，而演出的方式，不是斗鸡式的，是集合大众的意志，运用脑力体力，推动整个社会机构，而与障碍前进的恶势力做斗争的……”

可惜类似这样的努力并没有进一步开花结果，《庶人剑》刚刚写了三集就停刊了，预告的不少新作如《酒侠鲁颠》等似乎都未曾出版。自1951年6月起，所有武侠小说都不准出版。1956年文化部又颁布《严厉查禁反动、淫秽、荒诞图书》的命令，并配发查禁图书目录，朱贞木的所有作品竟都赫然在目。其实，类似朱贞木这样努力学习、尝试运用新文艺观点创作武侠小说的还有还珠楼主、郑证因等武侠作家，他们的所有作品也一样榜上有名，一同被禁。此后三十年间，朱贞木的小说彻底消失，连朱贞木这个人也寂寂无闻至今，新近方才知道他可能于1955年因病去世。

他的武侠小说基本写成喜剧结局，可是自己的写作生涯却以近乎悲剧收场，令人唏嘘不已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，武侠小说又重新出现在图书市场上，而且颇有声势，名家名作纷纷重现江湖，朱贞木的作品也出版了几种。时至今日，如《罗刹夫人》《七杀碑》等几部知名作品也再版过多次，只是因为出版人对于武侠小说仅仅停留在商业层面的认识上，因此版本混乱，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，影响了对朱贞木作品的研究。

中国文史出版社不惮花费巨大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出版《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》，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研究资料，还一个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知名作家的本来面目，可谓功德无量！笔者作为该文库“朱贞木卷”原刊本提供者、编校者，于武侠小说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略有心得，承蒙社方信任，略谈一些关于朱贞木生平及其作品的粗浅看法，谬误不免，聊充序言耳！

顾 臻

2016年10月26日于琴雨箫风斋

目 录

飞天神龙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回 | 崆峒武当之仇 | 3 |
| 第二回 | 两个神秘女子 | 24 |
| 第三回 | 壁虎崖遇艳 | 47 |
| 第四回 | 女头领之色情狂 | 75 |

炼魂谷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柳花娘的空欢喜 | 107 |
| 第二回 | 毒弩一点红 | 122 |
| 第三回 | 炼魂谷的银光 | 146 |
| 第四回 | 四角恋爱 | 169 |

艳魔岛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回 | 汤九郎君和灵鹤 | 193 |
| 第二回 | 夜袭血龙堰 | 221 |
| 第三回 | 访艳 | 241 |
| 第四回 | 天岩盗宝 | 269 |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附录： | 朱贞木小说年表 | 301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
飞天神龙

第一回 崆峒武当之仇

自从逊清道光末年，洪杨在粤西金田起义以来，到处响应，不上几年，早已自粤北上，入两湖，侵皖豫，浙赣一带同时受了威胁。等到义旗东指石头，洪秀全入据金陵，不数年间，竟容容易易地建起了太平天国。

自天王洪秀全以下，如那时杨秀清、韦昌辉、石达开之流，都是非帝即王，不想创业未固，竟不思进取北上，反倒乐于偏安，那一种奢靡的享受和狂妄的举动，早将当初为民革命的精神，忘了个干干净净。人人都以聚敛搜刮为是，满不管人民当兵革之余，哪来余力供养你们这批宝贝？所以仅仅得了半壁山河，已经民怨沸腾，可说是内忧外患，不可终日，于是才使得那位学者式的满清领兵统帅曾国藩从容展布，数年间削平了太平天国。

本书要说的事，既非关于洪秀全等一般革命人物，也非叙述曾国藩等一批忠臣分子，乃是纯粹民间故事。这些故事，都出在几个极平凡的老百姓身上。惟其是平凡的人，才显得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平凡的。因为不平凡，作者才不惜费词，将他们写在后面。

在两湖交界的湖北监利县东南，湖南巴陵县东北的临湘县，地处大江东南岸，黄盖湖的西面。那地方东枕长江，南凭昆山山脉，左右有鸭关、城陵两矶，地势相当冲要。县城周围数十里方圆，也算自鄂入湘的第一个要口。

临湘县东北的鸭关矶是个小小的村镇，镇上住有一家土著，主人姓崔

名永福，拥有良田数顷，乃是半耕半读人家，在村中也不算小康之户。夫妇年均半百，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名仁龙，次名仁虎。仁龙自幼读了几年书，即弃读从耕，帮着老父料理农作；次子仁虎生得体力精壮，自幼好武，读书而外即喜耍枪弄棒。在那时虽然海禁已开，已有了枪炮，但是民间习武风尚依然讲求拳术兵刃。仁虎从小好武，一个劲磨着他父亲要求延师习武。崔永福觉得目前本省境内，表面上虽称安靖，实际稍微偏僻些的地方，免不了盗匪横行。为保护自己家产起见，也觉得仁虎习武倒也需要。于是便从巴陵方面请了一位武术教师来，供养在家，仁虎从此开始习武。

这位教师姓白名叫如玉，是一位落魄的武举，得过真传，绝非平常拳师可比。仁虎由这位白教师开蒙下手练习，根基甚好。那时仁虎年只十二三岁，也说得起是幼功。

光阴如箭，不觉过了六个整年，内外功都已有了根底。到了仁虎十八岁那年，白教师因路见不平，得罪了省里一位贵公子。不多几日，由省里行文到岳阳府，转饬临湘县，指传白如玉到案，轻轻地加了他一个“恃武横行乡里，鱼肉良民”的罪名，竟革了武举，枷号示众后，递解回到他贵州平越州余庆县的原籍。从此仁虎的武事，也就因为一时寻不到良师而中断了。可是仁虎秉性坚毅好学，白老师已然走了，他虽不能得到新的技术，对于已经有的功夫绝不荒疏，仍然每天练习。

在一个风雪漫天的凌晨，崔永福一家因田事休息，没甚工作，都在家中闭门取暖。唯有仁虎是一个练武的青年，他依旧在园场空地上来回地练习。一会儿练完了，正想闲走几步，便进屋去吃早饭，偶一抬头，园场中那棵老树秃枝上栖止的一群乌鸦，倏地一个个齐向墙外飞去。

仁虎心说：“这样寒天，鸟雀大半都冻得停在树上不想动弹，怎的这一群老鸦偏都向墙外飞呢？难道墙外还有什么好的鸟食吗？”

他毕竟还有些孩子气，一时动了好奇心，便悄不声地趑出大门，到底要看看墙外有什么可以引动老鸦的物事。谁知跨出门口，向左右墙根一望，但见那条路上一望无垠，白茫茫一片，连地面的坎坷都看不出来，哪

有什么奇异的物事！他正想走回，忽见那些老鸦似乎又从左墙角那边飞了回来，停在门外枯枝上，吱吱喳喳地乱噪。仁虎不由顺着左墙根走了过去，刚一转弯，便看见雪地中躺着一个死人呢。仁虎吓了一跳，也顾不得走近去细看，立即跑回家里禀告父亲。崔永福忙带了两名长工，奔到墙角边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年轻的过路人，不知怎的会冻僵在雪里。崔永福用手在那人的胸口摸了一摸，觉得尚有微温，知道并不曾死透，命长工们取了一副木板来，将那青年抬到屋里暖室外边，先将他挪到榻上，然后再用姜汤、开水等物加以灌救，为的他受冻而僵，血脉已凝，不宜骤然近火，所以只好躺在不设火的屋内。

果然不到一顿饭时，青年渐渐苏醒过来，可是气力甚微，勉强睁开一双呆滞的目光，向四面望了一望，就知自己已经遇救，可是还没精神说话，重又将双目闭上，不住声地微哼，手足也有些发颤。崔永福知道此人已缓过气来，不过仍是畏寒，此刻该将他移到暖室里去了，便叫长工们将他抬到里屋榻上。又过了些时，果然那人的手足渐渐能够移动了。崔永福知他危险已过，忙取过一条棉被给他盖上。那人见崔永福殷勤救护，不由露出感激之色，只还说不出话来。

崔永福已知其意，用手止住了他，说道：“先别客气，等你缓过气来，我们慢慢再谈。”

那人听了点点头，也就不再客气，只闭了眼养神。不一时，他竟由极度寒冷疲乏中，感到温暖舒适而呼呼地睡去。

被崔永福父子从雪中救活的那个青年，也是本书中相当重要的一个人物。

他姓志名纯，别号精一，原籍江西吉安府龙泉县，也是书香之后，更兼是一个世代武师。从志精一的高曾祖起，便是武当派的掌门人，直传到志精一的叔父手内，还掌着这一派宗风。志精一自幼即已深造，正所谓家学渊源。他是独子单传，并无兄弟，一个同胞妹妹，乳名真真，自幼随着兄长一同习武，虽然年轻力小，但是武当拳术原与少林不同，学习者本不